

紅顏知己

紅顏知己

那一抹慘紅的殘陽。已在兩點鐘前和大地告了別。半空中便籠著個大黑幕。彷彿向人說。這一天的活劇已告終咧。接著不知道從甚麼天盡頭地角裏刮來一陣排山倒海的大風。龍吟虎嘯似的。豁喇掠過。也不知道向甚麼天盡頭地角裏刮去。天上黑雲亂飛。片片銜接。好似無數魔鬼在那裏互相追逐。雲罅間嵌著一丸淒冷無光錢兒般大的月兒。忽明忽暗。若隱若現的閃動著。雖說有月。簡直也等於無月。像這種光景。似乎已近了世界末日。然而那小說家錢一塵氏目前的處境。也正好像這天晦地冥風淒月苦的一夜。此時夜已過牛城內城外貧富富的人家都已閉門高臥。一些兒沒有聲息。那些無家可歸的乞兒野犬都蜷縮在人家屋簷下邊。做他安居飽食的好夢。連那沿街的

街燈和那街燈下站著的警察也沈沈的有了睡意。這時的大千世界直好似變了那美國大小說家華盛頓歐文氏筆記裏頭的睡洞。誰也想到城外數十里一片荒田之間。卻有個窮途落魄淚滿青衫的小說家在著呢。看官們要知這個小說家是誰。便不得不請你們把眼兒跟著在下的筆尖。到城外荒田裏去見那不幸的錢一塵了。這位錢一塵先生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生長西子湖邊。眼裏看慣了湖光山色。養成了清高雅潔的心胸。揮毫落紙自然也做出那種澹遠適逸的文章。他十八歲上高等學校畢業以後。就在一所小學中充個國文教員。一連三年教務執掌。把他那個清明健全的頭腦。鬧得發了昏。加著他先天虧弱。不時和病魔握手。天天被那好幾十個學生糾纏著。委實支持不住。心想這教育家到底不容易做。自問胸無萬卷。也沒有那培植人才的大本領。於是發一個很上了封辭職書。襤被回家去了。他家中還有六十多歲的

白頭老父。和一個十六七歲的紅顏弱妹。平日間衣食住三件大事。全副兒靠著他。他仗了那學堂中每月幾十塊錢的薪水。寄回去贍養一家。倒也勉強過得。如今一回了家。那父女兩個不免起了恐慌。一塵原打定主意想找旁的事兒做。便竭力安慰他們。一算囊中餘資。還能夠安度半月。料想半月以後。總能找到一個相當的位置。未必會把父親妹子陷入窘鄉。所以自己倒很鎮定。一些兒沒有恐慌。但是天下的事。往往和理想相左。理想中自以爲定然成功。那知事實上卻偏偏失敗。個人的小事如此。一國的大事也是如此。因此世上許多一往直前不留餘地的人。便吃了一輩子的大虧。一塵東奔西走。忙著找事兒。不想事兒沒找到。半個月的期限卻已到了。那錢囊的重量。漸漸兒減輕。漸漸兒到了零數。一塵自己也就恐慌起來。幸而事有湊巧。一天早上。正瞧著一張新聞紙。驀地裏發見了一個報館家徵求小說的廣告。後邊還列著酬贈的

等數。一等每千字五元咧。二等三元咧。三等一元咧。那幾個三號大字。霍霍的跳進他眼簾去。好像生了口舌向他朗然說道。這便是你饋貧之糧。你別放過了一塵也好像聽得這忠告之聲。不覺點了點頭。放下報紙。就在椅兒上默坐了半點多鐘。眼望著窗外樹影。兀是構思著。半點鐘後。已把那結構布局。敷陳妥當。走筆三天。居然成了一篇哀感頑豔的短篇哀情小說。算那字數。足足有六千多字。倘列一等。自然能得三十多元。足夠溫飽一個月。即使列在二等。也有二十塊錢到手。每月做他四五篇。不是比了當小學教員強得多麼。當下很是興頭。忙把那小說稿寄了去。一連三天。好似舉子望榜。望得非常懇切。到第四天上。已得了那報館回信。居然當選二等。送他二十個雪白漂亮的中華民國銀幣。那信上還有甚麼情文。兼至無任欽佩的話。一塵快樂得甚麼似的。直和那信兒親了好幾十個吻。卽忙把二十塊錢一古腦兒給了他父親。他父親

也。自歡喜。心想三寸毛錐。竟有點金之術。不上幾天。就有二十塊錢送上門來。將來三天一篇。四天一篇。那黃白物不是也能源源而來麼。想到這裏。他老人家心便安了。又過了三天。那篇小說已在新聞紙上登載出來。一塵見了。直要蹲蹲而舞。瞧那下邊署名錢一塵三字。覺得字字都有光彩。料想一紙風行。至少總有個一萬份。吾這名兒。便也能進一萬人的眼兒。二十二行省到處傳遍。好不顯煥。加著這篇小說。自問也做得不惡。人家瞧了。免不得要動心。他們心兒一動。吾的名兒也就撲的跳將進去了。大家心中嵌著吾的名兒。天天忙著看吾的小說。這是大丈夫何等榮耀的事。以後吾何不就借重那毛錐子。索性做這小說家的生活。將來怕不像那法蘭西的騫俄。美利堅的歐文。德意志的貴推英吉利的狄更司。俄羅斯的託爾斯泰。名滿天下。做那文學界的雄獅麼。一塵越想越得意。瞧了那小說也越發可愛。不覺把他那登著的一段接連讀。

了。三遍。那文字情節。雖是悲感蒼涼。使人不忍卒讀。然而一塵此刻。抱著樂觀。彷彿聽得那字裏行間。都有金錢鏗鏘之聲。還夾著二十二行省看報人一片擊節歎賞的聲音。一塵到此。樂得個無可無不可。不知不覺高唱起男兒第一志氣高的歌兒來。這歌兒在從前做小學生時。原唱慣了的。後來人事卒卒。多半忘卻。也幾乎變了廣陵散。不道如今卻能珠圓玉潤。高唱入雲。逗引得他父親妹子都趕來瞧。一塵唱罷了歌。纔掬著滿面的笑容。拈起那新聞紙來。給他們瞧。他父親一見錢一塵三字。禁不住掀起了那部白銀絲似的長鬚。微微而笑。他妹子也展了那豔生生的玫瑰雙靨。嫣然笑著。第二天早上。這一位未來的大小說家錢一塵氏。便筆歌墨舞的跳上那小說界的舞臺了。一星期後。又成了一篇不長不短的社會小說。信手拈來。倒很有卻爾司迭更司的神髓。脫稿之後。依舊投到那報館中去。那報館主筆讀了十分佩服。寫了封結結實實

的信來稱讚他。從此以後。那報上竟沒一天沒有錢一塵的小說。這樣過了約摸一年光景。人家心坎中。當真已嵌著錢一塵三字。很有愛他著作的人。特地來和他訂交。直有但願一識韓荆州的狀況。一塵自理舊稿。一共已有好幾十篇。短篇小說。言情咧。社會咧。倫理咧。愛國咧。偵探咧。歷史咧。倒也應有盡有。色色都備。只他心中卻也不知足起來。心想那法蘭西短篇小說之王毛柏霜氏。前後雖做了短篇小說三四百篇。好說得著作等身。究竟還不及英國惠佛來長篇小說作者華爾透施各德氏那麼名噪全歐。就在吾們中國。卽如曹雪芹一部紅樓夢。施耐菴一部水滸傳。已能傳之後世。千古不磨。他們的大名。也和天地同壽。永遠不能忘卻。於是這氣吞雲夢心雄萬夫的錢一塵。竟要聚精會神。仗著他如椽大筆。做一篇震燦一世的大著作了。他既打定主意。就拋了三日的工夫。徜徉六橋三竺間。吸收那湖山靈氣。裝進他的腦袋。這腦袋直好似

一個清才妙思的聚寶盆。聽他予取予求。用之不盡。遊倦回來。已把他心血絲絲細針密繡的織成了個網兒。他那部震燦一世的大著作。也就在這網兒裏頭。接著他便掃除了家中一間靜室。朝夜獨處。一心不亂的動起筆來。那靜室的位置恰好背山面水。非常清幽。硯上搖漾著碧澄澄的水光。紙面籠罩著綠黯黯的山色。連那桌椅几席之間。也都受著這水光山色的晃蕩。一塵身處其間。心魂都覺一洗似乎變了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仙人。整日價閉戶著書。手不停揮。足足費了六個月的心力。成了一部不世出的傑作。名兒叫做「雁影」。這書是部冰清玉潔人天感泣的言情小說。共有三十多萬字。真個情文並茂。咳唾皆馨。雖不能抗手紅樓夢。卻能奴視一切近人的手筆。倘在西洋。怕不要身入文學院。頭戴桂葉冕。做個文壇的盟主麼。這六月中一塵只盡力在這部「雁影」上邊。並不做短篇小說。幸虧前一年中稍有積蓄。好容易捱過這六個

月的光陰。如今大功告成。好不得意。不覺暗暗向那稿兒祝禱。祝他插著翅兒。飛過黃河長江西江三大流域。祝他生著腿兒。走遍東西南北二十二行省。將來吾的名兒。倘能和這書並垂不朽。還須把香花美酒。供奉那毛錐硯田。咧。擱筆之日。他父親也老興勃發。特地備了酒菜。和他們兄妹兩人。一塊兒對酌。入席時。舉了酒杯。賀他兒子大著作告成。那渥丹似的老顏上。彷彿受了春風。嘯拂。春意盎然。他老人家心中。正懷著個生子當如錢一塵的快想。一塵妹子。向來不能喝酒的。此日也動了雅興。粉靨飛花。櫻唇滴露。把那十個纖纖削玉的。葱尖兒。捧著個玻璃杯。嚙嚙。嚙。嚙。喝了個乾。又轉著那夜鶯唱月似的珠喉。嚙嚙。嬌呼了一聲哥哥。吾賀你。這時一塵更滿肚子的得意。想起了錦繡前途。早已不飲自醉。想像中似乎見那各書坊。爭出重金。上門來買他的稿兒。新聞紙上已登著個空前絕後大著作「雁影」的大廣告。那「錢一塵先生著」六個頭

號字上邊還加著個當代大小說家的銜頭。比了甚麼公侯伯子男。甚麼虎威將軍。貓威將軍的虛銜。加上幾萬倍榮耀。那幾位主筆先生爲了這部雁影。還做個很有價值的評論。稱他是小說界的明星。東方的魯俄施各德。這當兒真好似干將出匣。光芒萬丈。咧一塵想到得意之處。驀地發狂似的拍案歡呼。起來震得那滿桌子的杯盤盃碟。都戛玉敲金。叮叮當當。價亂響。連那湯碗酒杯裏也都起了微波蕩漾。個不住這夜一塵心魂中花蝶翻飛。直做了一夜的好夢。第二天就挾了那部「雁影」想親到那個報館裏去。會見主筆。一路出得門來。意氣飛揚。瞧那滿街雖籠罩著一片秋氣。卻好似個花笑鳥歌的春天。因爲他心兒中正在那裏醞釀春光。所以瞧這蕭颯愁人的秋世界。也到處含著駘蕩春意。要知那造物手造的四季。簡直作不得準。惟有人類心造的四季。纔改易不得。不見天下儘有得意的人。心目中總覺得四時皆春。那失意的人。

就在春光明媚之中。也當做蕭條搖落的冬天呢。閑話休絮。且說一塵到了報館。遞上名片。不一會就有一個下人導著進去。見那主筆。那主筆一見了這少年英俊的小說家。真個相見恨晚。說了許多久仰久慕的客套話。一塵謙遜不迭。接著便鄭鄭重重的打開紙裹兒。把那「雁影」的稿兒。授給主筆。主筆從頭讀了一章。一疊連聲的叫著好。真有擊碎唾壺的樣兒。忙問一共有多少字。要多少潤筆。一塵回說有三十萬字。至於潤筆一節。不敢自定。那主筆一聽了三十萬字。似乎要他三十萬塊錢的潤筆。兩道濃眉頓時微微一皺。接著說道。這簡直是近世一部驚人的大著作。咧。只可惜敝報限於篇幅。不能容納登載。得過於長久。也有所未便。倘有短篇的鴻著。源源賜教。敝報便能借重大筆。增光不少。再沒有不歡迎的。一塵這時單聽了上半截的話。沒有留意下半截。臉兒不覺一紅。心想做了一年的小說生涯。稿兒出去。從沒像那梁上燕子。飛去飛

來的。誰知費了六月之力。卻破題兒第一回換個打回票呢。當下他就搭趟著包裹好了。興辭而出一路回去。興致已比來時減了一半。懶洋洋的。于而前來時。心目中的大好春光。也在這半點鐘內。越過了。長夏仍變做了秋天。只一面卻還安慰自己說。這種關頭。實是小說家所不能免的。就是近世鼎鼎有名的英國小說家。柯南達利氏。當初賣文的時候。把他的稿兒喚做薄末倫。這薄末倫是一種澳洲土人的擲器。擲出去時。在空中曲著。依舊跳了回來。因爲那時他寄出去的稿兒。總被人家退還。所以有這麼一個雅號。柯南達利尙且如此。何況吾一個井底蛙似的錢一塵。這回小受挫折。不用灰心。當時柯南達利倘若灰了心。今天怎能有這龍驤虎躍的一天。況且那主筆單說吾篇幅過長。並沒說吾文字惡劣。他嫌長。自有不嫌長的人在著。風塵中難道沒有巨眼賞識吾這大文章不成。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吾既有了這好文章。可不怕他

長此埋沒呢。一塵想到這裏，心氣平了。仍歡歡喜喜的回到家裏。下半年又到旁的第一家報館裏去。不道也是和那前一家一樣的語調。一塵到此不免有些鬱鬱。料想那些書坊裏的書商更未必有鑒別文字的眼光。資本家眼中但有金錢。覺得黃金總比黑字好看。看出了黃金換那黑字印成了書。可能多弄他幾個錢兒回來。還在不可知之天。於是畏得畏失的。委決不下。要他一份相當的潤資。也就很難很難。他們心中巴不得一塊錢兒。買他一萬字。倘能照那買廢紙的法兒稱重量。算價錢。一角錢一斤。便再好沒有文人的心血。好比清水。希甚麼罕呢。一塵這樣想著。再也不願意去上書坊的門。瞧那書商的顏色。只自悔當時動筆之先。不曾仔細想一想。枉自嘔血鏤心。費掉半年的光陰。成了這撈什子的大著作。沒法兒脫售。那柯南達利把薄末倫的雅號。稱他文稿。吾這部「雁影」卻好說得一座泰山。吾便是個空想移山的愚公呢。一塵越想越

悶。老坐在家裏。對著那稿兒歎氣。正在這當兒。恰好來了個朋友。彼此先談了些閒事。後來一塵纔說起那「雁影」沒法脫售的話。那朋友便說這個不打緊。上海的小說界。正在風馳潮湧的當兒。你這裏既沒有主顧。何不到上海去走遭。雀入大水爲蛤。小說到上海。便化雀到處亂飛。亂跳。不怕沒有去處。這幾句話。說得一塵禁不住笑了起來。隔了一天。就在他父親前說明己意。要往上海去求售。他父親先還不允。說何不揀一家大書店。由郵政局寄去。不必多此跋涉。只是這位錢一塵先生就是個性急鬼。要他眼巴巴的盼望。實當做一件大苦事。倘由郵政局寄去。一則怕延擱日子。二則怕他們遺失。當下裏便又苦苦的求他父親。他父親拗不過他。只得放他動身。一塵此行。直懷著破釜沈舟的壯志。心想一到上海。包管這稿兒不翼而飛。穩穩換他一大注錢回來。因此動身時。只裹著三日之糧。行李也一件都不帶。一身所有。除了那預算定的三天。

房飯錢外單是那部「雁影」的稿兒。一塵一路上在火車裏頭。自然又像那脫稿後第二天往報館去的時那麼興高采烈。沿路風景都覺動目。瞧那兩旁樹影。齊掠車窗而過。彷彿在那裏向他點頭。說此刻吾們歡送你往上海去。三天以後。還要歡迎你得意回來咧。更瞧那同車的客人。有看書的。有看新聞紙的。有談天說地的。有打盹的。有望著窗外風景的。瞧他們的外貌。各各不同。一塵一壁瞧著。一壁暗想他們。可知道不知道這車兒中有個小說家在著他。正挾著一部價重琳瑯的大著作。不遠千里的向那成功之域進行呢。那時他腔子裏一團樂意。簡直連那火車也載他不起。任是在下寫得筆尖兒像了個光頭和尚。可也描寫不盡。如今單說他一到上海。先找了家族館歇下。第二天早上。便挾著稿兒。到一家大書店去。訪見總理。那茶房回說總理先生還沒有到。請在會客室中等一會兒。說著導他進會客室去。這一等就等了半點多鐘。瞧那

壁上的時鐘入室時恰好八點一刻。眼見那長針漸漸移動。已從三點鐘上移到了九點鐘。一塵等得好不耐煩。眼兒四望。把室中一切東西都瞧得爛熟。閉了眼兒。也能替他畫出一張草圖來。那顆心兒。兀在胸中別別別的亂跳。很像那鐘擺擺蕩個不住。那位茶房先生也似乎已忘了他。不但沒一盞茶兒送將進來。連他半個影兒都不見。一塵焦急得甚麼似的。那裏再能忍耐下去。便蹺到門前去張望。想找剛纔那個茶房。這當兒可巧有旁的一個茶房走過。見一塵這樣張望。把兩個眼珠骨碌碌的向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幸而一塵身上穿得並不過於儉樸。不然怕要捉將巡捕房去。可是那只認衣衫不認人。七個字兒原是上海社會上一句顛撲不破的格言呢。那茶房見一塵還不像是個賊。就直著嗓子問道。找那個一塵忙答道。吾要見總理先生。煩你去通報一聲。那茶房又大聲道。名片呢。一塵不慌不忙的從袋裏掏了一張出來。授給他。那